

《七侯笔录》:以传统文化与幻想 织就文人墨客的奇幻世界

几千年来,每一位风华绝代的文人墨客辞世之时,都会让自己的灵魂寄寓在一管毛笔之中。他们身躯虽去,才华永存,这些伟大的精神凝为性情不一的笔灵,深藏于世间,只为一句“不教天下才情付诸东流”的誓言。其中最伟大的七位古人,他们所凝聚的七管笔灵,被称为“管城七侯”。一位“不学无术”的现代少年,无意中邂逅了李白的青莲笔,命运就此与千年之前的诗仙交织一处,并把他开启了一个叫做笔冢的神秘世界。

七侯毕至之日,即是笔冢重开之时。随着少年与青莲笔命运的交织,笔灵以及笔灵背后隐藏的历史秘密纷至沓来,诸多传闻、掌故以及沉积于历史底部的线索汇聚一处,古今彼此合甚至超越了时空之限。管城七侯背后的千年道统之争,陆续浮现出来……

以上便是知名作家马伯庸在新近出版的《七侯笔录》(全两册)中,与古人的毛笔碰撞出的火花。这是一本关于文化与文人的小说,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增添个人想象,丰富了毛笔的世界。除了李太白使用的青莲笔,还有王羲之的白云笔、司马迁的太史笔、大德玄奘的慈恩笔……文章里引用大量诗词典故,读完只觉不过瘾。在那个世界,有着一群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在履行古人的使命。以笔作刀,勇敢地战斗着。

提到这本书的灵感来源,马伯庸表示,2006年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后西游记》,里面有一位文明天王,他手里有一支孔子的春秋笔,又叫文笔,可以用来压人。他十分惊叹于作者的想象力,于是就就想:“能不能把古往今来的那些天才文人都一一变成笔,互相对战——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部幻想小说,取名《笔冢随录》。”

《七侯笔录》原名《笔冢随录》,马伯庸于2006年开始创作,谱写出独属于文人墨客的奇幻世界,也是传统文化与奇思妙想的绝妙交汇。这本书一经面世,就得到读者的热烈回应,它不仅包含着马伯庸对文学的初心,也包含着他对恩切的少年意气。如今,时隔十多年,马伯庸



将此书重新修订,并且补完结尾,第一次将这部作品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马伯庸说:“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多如牛毛,假如他们灵魂不灭,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猜想,甚至有封建迷信的倾向,可是我忍不住总去想。”

“胡思乱想”的产物就是这部小说。所以这本书并没有什么文化,这只是一个关于毛笔的小故事。这些毛笔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名人有一些玄妙的关系,甚至还有点孔老夫子不愿

意看到的“怪力乱神”。用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怪力乱神”的故事,颇有些焚琴煮鹤的味道,但也有一种行为艺术的美感。对当时还在配电领域做平凡上班族的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还是那句老话:“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这部小说先后在杂志上连载了四次,还出了四个单行本,然后……嗯,就坑掉了。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坑掉,只是那时候的我玩心太大,一个创意写得差不多了,又去忙活别的想法。很多读者对此特别愤怒,多年来一直在我耳边念叨,说希望能看到它有完结的一天。”

“中国有那么多惊才绝艳的文人墨客,有那么多璀璨深厚的文艺作品。当我们真心热爱这些文化时,就会忍不住像浮士德那样发出感慨:‘多么美好啊,请停留一下。’笔冢主人把才情炼成笔灵,就是这么一种美好的希冀。”

“所以对我的创作生涯来说,《七侯笔录》就像它的主角罗中夏一样,是一部幼稚、不成熟的‘中二’作品,但这其中,蕴含着我对文学的初心,以及不可追回的少年意气。”

“所以,我决定把它重新修订一下,补完结尾,让它善始善终。老照片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泛黄的纸边和模糊的影像,如果强行修成高清,反而失去了韵味。为了保留那一份难得的青涩,我没有做大的改动,只是简单地调整了一下设定和情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风貌,一来不致蒙骗读者,二来也给自己一个纪念。如果你们读着读着,发觉作者怎么这么幼稚、这么土气,那就对了,我在给你们看我一直想回去的青春。”马伯庸说。

好书推介

《茶,汤和好天气》

作者:汪曾祺、丰子恺



现代社会,大家忙忙碌碌,连偶尔的闲适都是一种奢侈。而过去中国人在偷闲这件事儿上的热情可大了!比如那些萦绕舌尖的闲趣,就全被两位大师美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里。

在丰子恺先生看来,发明吃瓜子的人非常了不起。因为剥瓜子壳简直是消闲的必要条件,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不能像一种苦工,而要像一种游戏,在“呸、呸”的声音中愉快地消磨掉时间。

大师笔下的清闲,让人看到了生活原本的趣味。提醒着我们繁忙之余,也得体会一下有滋有味的闲暇时光。

《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

作者:[日]村上春树 著



本书收录了村上春树的52篇风趣随笔,配以画家大桥步的52幅插画。村上以幽默的语言写下蔬菜的心情、关于大萝卜的怪谈、挑选好吃鳄梨的超能力、和海豹接吻的感觉……囊括了形形色色的有趣话题,被誉为“日本最好喝的乌龙茶”。

在《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中,作者以平淡得恰到好处的笔触,描绘出耐人寻味的生命细节,让人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有趣的东西,找回遗忘已久的自己。

《漫长的告别》:被村上春树读了十二遍

美国著名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全新精装版)于近日面世,并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作为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钱德勒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齐名,更备受加缪、钱钟书、村上春树等文坛大师的推崇。

凭借推理小说进入纯文学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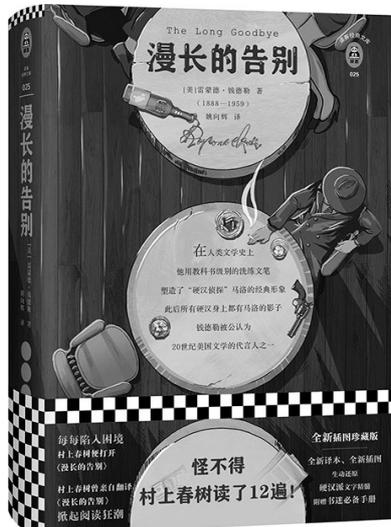
雷蒙德·钱德勒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出来的“150年来最优秀作家第一名”,被西方文坛称为“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村上春树说自己的毕生目标就是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钱德勒合二为一”的小说。但钱德勒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极少数凭推理小说进入纯文学殿堂的作家。其作品全部入选《美国文库》,与众多伟大作品并肩。后世再提起钱德勒时,很少将其归类为推理作家,反而常被拿来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纯文学作家相提并论。

以《漫长的告别》为例,其中不乏柯南·道尔式的推理或阿加莎式的诡计,但这些推理元素所包裹着的,正是钱德勒引以为傲的诗意语言,流畅文笔,和直抵灵魂的故事内核。他对洛杉矶的极致描写更是让人宛如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洛杉矶。著名作家王朔去洛杉矶访问时,一看到这座城市就说,这是钱德勒的城市。

主人公是当下众多年轻人的写照

钱德勒最重要也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村上春树读了12遍的《漫长的告别》。该书在1953年甫一面世,就斩获了爱伦·坡奖,是20世纪美国文学黄金时代四大杰作之一,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和《在路上》齐名。

据悉,《漫长的告别》此前在中国已有一些读者,但一直处于小众状态。此番在中国上市的全新精装珍藏版,是《教父》译者姚向辉的心血译作,精准展现“硬汉派”的洗练文风,短短半年横扫国内各大图书榜单,印量突破数十万册。很多读者因《漫长的告别》“入坑”,从此爱



上钱德勒。读者@水木七说:“第一次看钱德勒,好喜欢他的语言风格,这版翻译很好。”更有网友评论称:“钱德勒真的是天才选手,影响无数后辈!”

该书出版方,读者文化总编辑许姗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漫长的告别》的走红,跟当下读者的状态非常接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在面对世界时孤独的感觉,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灵魂交流和如何相互理解的故事。这契合了当下大多数人的生存处境,而关于金钱与欲望、关于人生、关于成就等困惑现代人的诸多迷思,也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共鸣和思考。”

除了能引发读者精神共鸣的故事内核,主人公侦探马洛,更是文学史上最迷人的角色之一。马洛是一名侦探,常被称为“硬汉”。一身都是烟头烧的洞,永远宿醉难醒。满嘴俏皮话,外表看上去坚不可摧,其实内心柔软得一塌糊涂。他爱用老式刮胡子刀,时不时来杯威士忌。身处黑暗却无比纯真,冷静却不冷漠,孤僻但不怪癖,我行我素却不损人利己。他独立的自我人格,孤独但追求体面的人生态度,以及带有醉意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当下众多追求自由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著名翻译家傅惟慈曾说:马洛的魅力让我舍不得放手,他远远超过了福尔摩斯,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半个世纪以来,钱德勒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被读者遗忘,相反,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灵魂的共振。正如作家阿城所言,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名家点评

钱德勒是我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漫长的告别》。毋庸置疑,《漫长的告别》是部毫无瑕疵的杰作,极其出类拔萃。如果允许我用夸张的表述,那几乎达到了梦幻的境界。

每当有人问我“哪三本书对你至为重要”,我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漫长的告别》。

——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

雷蒙德·钱德勒,每一页都有闪电。

——好莱坞电影大师 比利·怀尔德

他的书经得起每过几年重读一遍。他的小说是美国往昔的生动映像,但字里行间历经风霜的浪漫主义却饱满宛若昨日刚刚写就。

——美国作家 强纳森·列瑟

《觅理记》

作者:韦力



《觅理记》是藏书家韦力历经数年,跋山涉水寻访宋明理学大家遗迹后写就。然既为“觅理”,自当明白“理”为何物,故作者在各章开篇便以其深厚的理学积淀、泾渭分明的创作架构,为读者捋清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此部分引经据典,内容翔实且逻辑缜密,在不失严谨的同时,又慧海拾珠,觅得三二趣闻逸事,让艰深的理学充满趣味。之后带领读者开始冒险探访,洋洋洒洒的文字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大家的敬仰,三百余幅实地拍摄图更让那些弥足珍贵、濒临消失的遗迹倩影永存。

寻访过程中,难免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这些偶遇又给艰辛的寻访旅程弹奏出愉悦动人的音符,动人心扉。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访